

#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机制研究

朱炎亮 张 晖

**内容提要:**本文在坚持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家和工人两类异质主体、区分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部门两大部类且具有迂回生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分权经济模型。本模型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代表性微观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下开展研究,不仅推导出经济体社会资本品积累的动态方程,还尝试从生产系统背后的生产关系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机制。本文模型表明,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差异以及劳资双方权利的失衡,进而导致剥削关系的存在,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迂回生产;生产关系;收入分配;资本主义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2.03.03

## 一、引言

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与分配理论经历了各种不同分析方法的更迭和交替。总体说来,主要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与新古典供求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方法之间的对立。作为一个强调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伟大经济学家,马克思秉持的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马克思创立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科学体系,即马克思经济增长科学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英法等国的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遗产以及对斯密教条的清算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完成的(吴易风,2007)。

与新古典理论纯粹地关注于技术关系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特别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追求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中的劳资关系与经济权力。马克思通过强调生产方式所有权将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普通交换经济区分开来,清楚地表明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利润只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一旦考虑生产资料所有权,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则不仅仅是新古典根据各要素情况独立给定的,而必须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才可能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特有的历史现象。而这一点也正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缺乏的。比如,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虽然用丰富的历史数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历史趋势,并从历史数据中发现了资本收益率一般大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但由于其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并未碰触到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制度

收稿日期:2021-09-22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50305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0A1515010772);茂名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2019018027)。

作者简介:朱炎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张晖(通讯作者),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

根源,因此无法给出清晰的理论解释。Harvey(2014)对此曾深刻地指出:“……但这种统计规律几乎不构成充分的解释,更别说成为一个法则了。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并维持了这样一个矛盾呢?皮凯蒂并没有说。法则归根到底就是法则。如果让马克思来说,他显然会将这种数学法则的存在,归因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失衡。这种解释依然具有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其基本原理和方法依然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财富分配不均等的科学武器。为了科学地认清现代资本主义财富不均等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马克思文本理论的本源性和指导性,并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对话平台,有必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增长模型。近年来,以山下裕步和大西広(2002)、大西広和山下裕步(2002)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学界运用近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方法,对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新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最优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此理论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体现出劳动价值论特点,另一方面又注重运用动态优化等数学技术方法,通过数学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既可更好地对马克思文本理论的深度挖掘和广度延伸,又可有效地搭建一个中西方马克思文本研究跨学科的对话平台,对认识、扩展和深化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孙世强和大西广,2014)。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朱殊洋,2009;李海明和祝志勇,2012;王艺明,2017;乔晓楠和何自力,2017;乔晓楠和王璟雯,2019;周剑锋和岑子悦,2021)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动态经济增长数理模型,为研究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

但从现有的基于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公式和两部类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文献来看,还存在一些工作需要完善。首先,大部分研究多集中在集中经济模型的框架下,而从分权经济模型框架下探讨马克思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微观机制研究仍有待发展;其次,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是劳动价值理论,并且收入分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学建模应将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有效结合起来,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背后的内在的生产关系。

本文尝试从以上问题出发,借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最优增长模型,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家和工人家庭的微观经济主体、区分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两大部类、纳入特定生产关系的价值系统及迂回生产特征的动态微观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希冀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动态经济增长理论。此模型坚持了劳动价值理论,并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经济主体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下开展研究,尝试从经济主体的生产资料占有量差异的角度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形成机制,进而从资本主义所有制、生产关系层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假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下研究人的目标与行为模式的特征(孟捷,2007)。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角色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其阶级属性也将决定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家给出了以下基本假定:资本家的生产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积累只是资本的功能,资本积累是资本家特有行为,即只有资本家,而非工人,才能进行资本积累或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孟捷,2007)。

与之对应的是,马克思针对雇佣工人作了另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假设雇佣工人是没有储蓄的。马克思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此假设具有合理性。比如,工人在经济繁荣时储蓄,在经济危机时会失去

存款;在就业时储蓄,在失业时则又会失去存款;在退休前工作时期储蓄,工作退休后又失去存款等等。工人的储蓄作为资本,增强了资本的力量,让资本从工人的储蓄中获取利润(孟捷,2007)。马克思指出:“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马克思,1979)。”马克思将工人储蓄抽象掉不予考虑,有助于直接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结构(孟捷,2007),但这种假设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工人无储蓄,也不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支出(王艺明,2017)。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研究工人储蓄和投资的相对较少,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作了较深刻的讨论,如冯金华(2010)在研究劳动力市场方面分析了工人储蓄行为。典型的还有,后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在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研究中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也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剑桥方程”。本文假设工人存在储蓄行为,工人可以通过储蓄获得一些利息收入。同时本文也认为,工人虽拥有少量储蓄,但是其数量非常有限,仅依靠工人自己力量是无法将其储蓄转化为资本的。工人的储蓄只能算是工人为考虑跨期消费而合理地支配自身的“收入”,用以保障和维持自身生活需要获得满足的一种形式。在本文模型中,假设工人只能将自身的储蓄借贷给资本家以换取一些利息收入,资本家则不仅可以凭借自身占有的资本品存量,还能通过借贷从工人的储蓄中进一步增强资本的力量,从而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获得更多的利润。

除假设工人存在储蓄外,本文还假设资本家和工人还要进行消费。消费能满足两个阶级的社会需要,而各阶级社会需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资本家社会需要取决于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量及用于消费的比例,工人的社会需要则主要取决于其工资收入水平。另外,各阶级社会需要的满足不仅是建立在各自支付能力基础之上(晏智杰,1982),并且是通过对最终产品的消费来实现满足的,这是由于社会最终产品可以当作生活资料直接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要。

## (二) 社会最终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

大西広(2005)认为,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人力生产,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延长生产链条,进而增强了生产的迂回性,这种先制造机器,后利用机器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大工业革命后的普遍形式,具有典型迂回生产的性质。不仅如此,生产资料产品和消费资料产品的生产都需要劳动投入,并且生产资料产品凝结了过去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是作为生产手段的“物化劳动”。因此,无论是消费资料产品还是生产资料产品,其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都是劳动的成果,均可还原为劳动,这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特点(乔晓楠等,2017)。山下裕步和大西広(2002)、大西広(2005)等在其开创的马克思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两个部门产品生产均还原为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优增长基本模型上做出了诸多探索。本文模型也沿用了此方面的假设。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虽然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本身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它的价值只是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被转移到新产品中。以机器生产为例,它们整个地进入生产过程,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是将自身被消耗的部分价值转移到新的商品中。虽然如此,但在资本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却能对工人劳动及其他要素组合发挥支配作用,比如一台机械能直接决定劳动配置结构及配置总量,因此工人的劳动虽是资本增值的动力,又是资本增值的前提,但并没有改变二者价值贡献的非对等性(孙世强和大西广,2014)。资本家也正是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对劳动的支配地位,才能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然而,在西方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中,劳动要素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贡献是被视为等同的。这套理论将人与物等同,将劳动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概而论,并将后者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看成价值创造的过程,混淆了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源泉与价值的源泉,从而得出生产要素分配论。由此,它明显地规避了要素所有权问题,且否认存在剩余价值,从而掩盖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个“特有的社会性质”(李



铁映,2003)。因此,在确定最终产品分配时本文模型充分考虑了生产资料占有差异的影响,进而将经济主体行为置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开展研究。

### 三、理论模型

#### (一)经济主体

##### 1.基本主体结构

我们假设经济体是由两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两类经济主体(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资本家与工人组成的经济体系。本文对两类经济主体进行笼统地表示,其中 $i=1$ 代表资本家, $i=2$ 代表工人。资本家和工人两类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二者的财富资源禀赋迥异。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品存量要远大于工人,资本家几乎拥有社会中的全部资本,而工人则始终无法获得维持生存水平所必需的资本,必须依附于资本家进行生产,进而无法摆脱“资本”的束缚。本文采用乔晓楠和王璟雯(2019)的做法,假设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工资收入,并以此来维持正常的消费需求。基于跨期消费选择,工人将自主决策其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割,并将储蓄部分提供给资本家,进而获得利息收入,利息的大小决定于工人的时间偏好和资本家对投资机会选择的一致。资本家拥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并且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从工人手中获得贷款融资。获得贷款后的资本家则将自有的生产资料与贷款全部投资于企业中,进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获得投资收益。假设资本家的收入全部源于其资本的投资收益,即来自于企业利润。

工人的劳动。首先,假设工人劳动是同质的,即未区分资本家“管理的劳动”和工人的劳动,也未区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且假定此劳动时间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假设经济体中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经济体中资本家虽有劳动能力,但并不靠提供劳动来获得收入。

两部门产品。在该经济体中存在“消费品”和“资本品”两种产品,其中“资本品”指的是生产资料,而非主流西方经济学所指的“资本”生产要素。它是作为生产手段的物化劳动,含有迂回生产的应有之义。它作为生产资料不断地投入扩大再生产中,它虽无法直接消费,但能以财富的形式作为资本积累。消费品则是由生产资料(资本品)和劳动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主要是用于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消费。从理论抽象角度说,消费品可视为一篮子服务和消费产品,是能直接满足人们某种社会需要的社会最终产品。我们假设社会经济主体 $i$ 在 $t$ 期消费的社会最终产品 $C_i(t)$ 是在消费品部门生产的、由资本品和具体劳动相结合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商品;同时假设“资本品”生产不涉及物化劳动,完全是由活劳动创造生产。这样无论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劳动,这体现了把劳动作为生产函数体系中唯一本源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原则,进而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特征。

经济主体的社会需求。我们将经济主体 $i$ 的社会需求定义为经济主体 $i$ 对社会最终产品的需求,即经济主体获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称之商品的有用性,这与西方经济学最优增长模型存在明显的不同。西方经济学主张“效用价值”理论,其价值只能建立在主观判断基础之上,属于主观的、反映现象的范畴。马克思则坚持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它们分别表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客观的、高度抽象的范畴。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可以用经济主体获得的商品使用价值量来衡量,并且可通过 $U_i(\cdot)$ 来表示(乔晓楠和何自力,2017)。

##### 2.代表性家庭的社会需求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收入和财富,因此,为研究不同经济主体占有生

产资料的差异性如何造成财富收入分配差异,本文除了对两类经济行为主体作笼统假设之外,我们还对经济行为主体作了更一般化假设,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工人家庭和少数资本家家庭。

工人家庭。假设经济体中有大量的工人家庭,工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分别被赋予1单位劳动时间,同时假设代表性工人家庭*i*在*t*期的成员数量为 $l_i(t)$ 。这意味着工人家庭*i*在*t*期时工作劳动时间为 $l_i(t)$ ,其中进入资本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为 $l_{i,k}(t)$ ,进入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为 $l_{i,c}(t)$ ,即 $l_{i,k}(t) + l_{i,c}(t) = l_i(t)$  ①。

我们将代表性工人家庭*i*在第*t*期的储蓄记为 $s_i(t)$ ,并且假定工人家庭只能将储蓄借贷给资本家,因此,工人家庭的收入来源不单包括家庭成员的劳动工资收入,而且还包括将储蓄借贷给资本家而获得的利息收入。于是我们可以用公式(1)(2)来刻画代表性工人家庭*i*的社会需求的最优化问题。

$$\max U_i = \int_{t=0}^{\infty} e^{-\rho t} l_i(t) \ln(c_i(t)) dt, \rho > 0 \quad (1)$$

$$s.t. \dot{s}_i(t) + c_i(t) l_i(t) = w(t) l_{i,k}(t) + w(t) l_{i,c}(t) + s_i(t) i(t) \quad (2)$$

式(1)为代表性工人家庭*i*社会需求的最优化目标函数。其中参数 $\rho$ 为时间贴现率, $e^{-\rho t}$ 为贴现因子。 $c_i(t)$ 表示*t*时刻工人家庭*i*的人均消费数量,具体假定家庭成员个体的福利函数 $u(\cdot)$ 为对数形式。 $l_i(t)$ 表示*t*期时工人家庭*i*的成员数量,因此 $\ln(c_i(t)) l_i(t)$ 就是代表性工人家庭*i*所有成员在*t*时期的总福利水平。

马克思定义的经济社会需求,是经济主体有意愿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王艺明,2017)。公式(2)反映代表性工人家庭的财务预算约束条件。其左侧为当期的消费支出与家庭储蓄量的动态变化。右侧代表的是其收入部分,它是由工资和储蓄利息组成,其中工人家庭*i*的工资收入是在资本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两大部门中获得的,即 $w(t) l_{i,k}(t) + w(t) l_{i,c}(t)$ 。 $w(t)$ 表示*t*时期的单位劳动力工资水平,它取决于生产和再生产单位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数量。工人家庭*i*的另一部分收入是其将持有的储蓄借贷给资本家所带来的利息收入,即 $s_i(t) i(t)$ 。 $i(t)$ 表示工人的单位储蓄可获得的利息,它的大小取决于劳资借贷双方议价能力和阶级关系等因素,并且它的大小是介于零与企业利润率之间。

在式(2)的约束下最大化式(1),求解模型可获得关于代表性工人家庭*i*人均消费 $c_i(t)$ 的欧拉方程:

$$\dot{c}_i(t)/c_i(t) = i(t) - \rho \quad (3)$$

式(3)表明工人家庭*i*的消费增长率 $\dot{c}_i(t)/c_i(t)$ 主要受储蓄利息率与时间偏好贴现率的影响。当工人家庭获得储蓄利息率大于家庭未来消费的贴现率时,工人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升。反之,则人均消费水平则会下降。在此,工人家庭的储蓄仅仅是工人家庭基于跨期消费选择行为作用的结果。它根本无法实现资本“价值增殖”。

资本家家庭。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少量的资本家家庭,为了分析的简化,假定每个资本家家庭的成员数量为1。依据前文的假设,资本家家庭成员本身不从事生产劳动,而只是运用手中的自有资本和从工人储蓄中借贷到的资金进行企业投资,因此资本家家庭的收入仅来源于其投资的资本收益,表现为由投入生产经营的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与工人家庭不同,资本家不仅存在获得社会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的“社会需求”,而且还存在资本价值增殖的内在本性需要。马克思曾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马克思,1975)。”因

① 本文中用下标*c*和*k*分别表示消费品和资本品。

此,与代表性工人家庭社会需求目标函数假设不同的是,我们在代表性资本家家庭社会需求目标函数中还引入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我们用公式(4)(5)来表示代表性资本家家庭 $j$ 的社会需求的最优化问题<sup>①</sup>。

$$\max U_j = \int_{t=0}^{\infty} e^{-\rho t} [\ln c_j(t) + \beta \ln a_j(t)] dt, \rho > 0, \beta > 0 \quad (4)$$

$$s.t. \dot{a}_j(t) + c_j(t) + b_j(t)i(t) = R(t)(a_j(t) + b_j(t)) \quad (5)$$

式(4)为代表性资本家家庭 $j$ 社会需求的最优化目标函数,它不仅包含资本家消费的社会需求,还存在着对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 $c_j(t)$ 为资本家家庭 $j$ 的人均消费数量, $a_j(t)$ 为资本家家庭 $j$ 在 $t$ 时期积累的资产存量,参数 $\beta$ 反映了资产的积累相对于消费的重要性, $\rho$ 表示时间贴现率, $e^{-\rho t}$ 为贴现因子。式(5)反映了代表性资本家家庭的财务预算约束,等式的左侧为其在 $t$ 期的支出,它包括消费支出( $c_j(t)$ )、贷款所需支付的利息( $b_j(t)i(t)$ ),以及当期的资产动态变化( $\dot{a}_j(t)$ )。其中, $b_j(t)$ 为 $t$ 时期资本家 $j$ 从工人家庭储蓄中借贷到的资金数量, $i(t)$ 为资本家借贷工人储蓄资金的利率;等式的右侧为 $t$ 时期资本家 $j$ 的收入,它包括投入生产经营中的家庭自有的资金( $a_j(t)$ )与借贷资金( $b_j(t)$ )等全部资本带来的资本收益,其中 $R(t)$ 表示资本家单位投资资产的投资报酬率,它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

通过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到关于代表性资本家家庭 $j$ 消费的欧拉方程:

$$\dot{c}_j(t)/c_j(t) = R_t - \rho + \beta c_j(t)/a_j(t) \quad (6)$$

式(6)表明,资本家 $j$ 消费增长率与单位资产投资报酬率( $R_t$ )呈正相关、而与贴现率 $\rho$ 呈负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当期财富中用于消费的比例 $c_j(t)/a_j(t)$ ,参数 $\beta$ 衡量的是相对于消费而言,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家家庭之所以不劳动,可以通过手中持有的资本获得投资收益,正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依靠剥削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才获得资本收益。另外,资本家向工人家庭贷款目的是“增强资本的力量”,只是为了实现更多“价值增殖”。出于简化模型的目的,本文未考虑借贷资本和银行资本。

## (二) 生产

### 1. 部门劳动生产过程

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过程。假设经济体中存在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是为消费资料部门生产服务的,其生产的资本品作为消费资料部门生产手段的物化劳动,是消费品扩大再生产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假设生产资料部门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即任何人都可以按照现行工资 $w(t)$ 雇佣工人进行资本品生产。假定消费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为 $p_t$ ,并且我们用公式(7)来表示生产资料部门的利润函数:

$$\Pi_k = p_t B(t) L_k(t) - w(t) L_k(t) \quad (7)$$

其中, $B(t)$ 为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力技术水平, $L_k(t)$ 为生产资料部门在 $t$ 时期雇佣的劳动量, $w(t)$ 表示其雇佣单位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过程。假设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是具体劳动和资本品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过程。公式(8)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消费品的劳动过程,其中: $Y(t)$ 是消费资料部门在 $t$ 期的生产消费品的产量; $K(t)$ 是消费资料部门在 $t$ 期投入的资本品存量,它是作为生产手段的物化劳动; $L_c(t)$ 是消费资料部门在 $t$ 期时雇佣的劳动量; $A(t)$ 表示在 $t$ 期时消费资料部门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力水平。

① 由于假定每个资本家家庭的成员数量仅为1,本文将对“资本家家庭 $j$ ”与“资本家 $j$ ”不做区分。

$$Y(t) = K(t)^\alpha [A(t)L_c(t)]^{1-\alpha} \quad (8)$$

假定消费资料部门在生产消费品的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资料折旧率为 $\delta$ 。结合前文的设定,根据马克思对企业利润的定义<sup>①</sup>,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利润函数可用公式(9)表示。

$$\Pi_c(t) = Y(t) - p_t \delta K(t) - w(t)L_c(t) \quad (9)$$

根据上述定义,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在 $t$ 时期产生的利润,应该为该部门生产出来的社会最终产品的总金额 $Y(t)$ ,扣除生产资料损耗或折旧 $p_t \delta K(t)$ 、支付工人货币工资 $w(t)L_c(t)$ 后剩余的部分。它实际上是工人向企业提供的无酬产品那一部分,即为工人劳动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部分。

工人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系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所决定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将随着技术的进步发展而不断提升,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消费资料数量也随之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假设工人工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消费资料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升而提升。因此,我们继续沿用王艺明(2017)的假设,假定 $w(t)$ 与 $A(t)$ 成正比,具体形式为 $w(t) = A(t)(w_0/A_0)$ 。

根据上述对工资的定义, $t$ 时期工人工资应由当期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数量决定,因此企业在 $t$ 期时需要支付给单位劳动力工资水平 $w(t)$ 是给定的。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结合式(7)和式(8),可知 $t$ 期时消费资料生产部门雇佣的劳动量 $L_c(t)$ 应为:

$$L_c(t) = \left[ \frac{(1-\alpha)A(t)^{1-\alpha}K(t)^\alpha}{w(t)} \right]^{\frac{1}{\alpha}} = A(t)^{-1}K(t) \left( \frac{w_0}{(1-\alpha)A_0} \right)^{-\frac{1}{\alpha}} \quad (10)$$

公式(10)说明,消费资料部门雇佣的劳动量随着该部门劳动力水平 $A(t)$ 提升而减少,随着部门生产资本 $K(t)$ 扩大而增加。为保证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且并未考虑失业状况,我们假定工人劳动供给恰好能满足两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服从的是资本的利益,因此资本的报酬也必定偏离主流西方经济学认为的边际贡献收入分配模式,或者说,资本以生产要素名义取得的边际报酬收益,实际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工人劳动剩余的占有。资本家把式(9)定义的利润视为资本的“正当”报酬收入,结合式(10)和工资假定,我们可以得到单位货币资本报酬率 $r_t$ 为:

$$\begin{aligned} r_t &= [Y(t) - p_t \delta K(t) - w(t)L_c(t)] / [p_t K(t)] \\ &= \alpha \left( \frac{w_0}{(1-\alpha)A_0} \right)^{-\frac{1-\alpha}{\alpha}} \left/ p_t - \delta \right. \end{aligned} \quad (11)$$

应注意到马克思定义的利润率和资本报酬率的区别,二者区别之处在于利润率的分母为资本家在该部门投入的所有预付资本。因此,资本家在消费资料部门获得的利润率 $\pi_c(t)$ 可表示为:

$$\begin{aligned} \pi_c(t) &= [Y(t) - p_t \delta K(t) - w(t)L_c(t)] / [p_t K(t) + w(t)L_c(t)] \\ &= \left[ -\delta + \frac{\alpha}{p_t} \left( \frac{w_0}{(1-\alpha)A_0} \right)^{\frac{(\alpha-1)}{\alpha}} \right] \left/ \left[ 1 + \frac{(1-\alpha)^{\frac{1}{\alpha}}}{p_t} \left( \frac{w_0}{A_0} \right)^{\frac{(\alpha-1)}{\alpha}} \right] \right. \end{aligned} \quad (12)$$

① 注意到马克思定义的利润与西方经济学利润存在区别。马克思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当剩余价值被看作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时才转化为利润,它等于商品价值扣除生产成本后的余额。这种成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耗费,即资本家的耗费,是生产商品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这同生产商品的实际生产费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其中,企业生产的可行条件为  $\pi_c(t) \geq 0$ , 即  $-\delta + \frac{\alpha}{p_t} \left( \frac{w_0}{(1-\alpha)A_0} \right)^{\frac{\alpha-1}{\alpha}} \geq 0$ 。

## 2. 两部门的产出与收入

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中,各部门的产出应与其收入对应,基于此,可获得公式(13)与公式(14)。

$$\delta p_t K(t) + w(t) L_c(t) + r(t) p_t K(t) = Y(t) \quad (13)$$

$$w(t) L_k(t) = p_t B(t) L_k(t) \quad (14)$$

公式(13)式反映了消费资料部门产出与收入之间的恒等关系,即消费品的销售总收入应等于其总支出,而且总支出是由不变资本支出  $p_t \delta K(t)$ 、工人工资支出  $w(t) L_c(t)$  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  $r(t) p_t K(t)$  三部分组成。同理,公式(14)也反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出与收入的恒等关系,但由于资本品没有进入生产资料部门生产,资本家在生产资料部门中未获取利润,因此生产资料部门总产出应与劳动工人的工资总收入相平衡。

## (三) 市场均衡

结合上述假定,我们下面考虑竞争下的市场一般均衡。第一,消费品市场。社会对消费品的总需求  $C(t)$  与消费资料部门总供给  $Y(t)$  将实现平衡,既有  $C(t) = \sum_i c_i(t) l_i(t) + \sum_j c_j = Y(t)$  成立。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未考虑失业情形,劳动力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因此有  $\sum_i l_{i,c}(t) = L_c(t)$ 、 $\sum_i l_{i,k}(t) = L_k(t)$  成立。第三,信贷市场。信贷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应实现平衡,即工人总储蓄金额应等于资本家总贷款金额,因此有  $\sum_i s_i = \sum_j b_j$  式成立。第四,社会生产资料和家庭资产持有变化。一方面,社会所有家庭,包括工人家庭和资本家家庭,持有的总财富(Asset(t))应等于社会总资本( $K_t$ )的总价格,因此有  $Asset(t) = \sum_i s_i(t) + \sum_j a_j(t) = p_t K(t)$  式成立;另一方面,t时期所有家庭持有的财富的动态变化与消费支出之和,应与该家庭在此时期获得的总收入相抵。这对于工人家庭*i*而言,t时期其持有的储蓄变化  $\dot{s}_i(t)$  与家庭消费支出  $c_i(t) l_i(t)$  之和,应等于在此时期获得的收入,其收入包括在两部门中获得的工资收入  $w(t) l_{i,k}(t) + w(t) l_{i,c}(t)$  与其持有的储蓄带来的储蓄利息收入  $s_i(t) i(t)$ ;同样对于资本家家庭*j*而言,t时期对社会最终产品消费  $c_j(t)$  和财富积累  $\dot{a}_j(t)$  以及贷款所需支付的利息  $b_j(t) i(t)$  三者之和,应与投入的总资本收益相等,由此有式(15)成立。

$$\dot{s}_i(t) + c_i(t) l_i(t) = w(t) l_{i,k}(t) + w(t) l_{i,c}(t) + s_i(t) i(t) \quad (15)$$

$$\dot{a}_j(t) + c_j(t) + b_j(t) i(t) = R(t) (a_j(t) + b_j(t))$$

根据式(15)与信贷市场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社会总量的收入恒等式,即为公式(16)。

$$\begin{aligned} & \sum_i \dot{s}_i(t) + \sum_j \dot{a}_j(t) + \sum_i c_i(t) l_i(t) + \sum_j c_j(t) \\ &= w(t) \sum_i l_{i,k}(t) + w(t) \sum_i l_{i,c}(t) + R(t) \left( \sum_i s_i(t) + \sum_j a_j(t) \right) \end{aligned} \quad (16)$$

由于  $Asset(t) = \sum_i s_i(t) + \sum_j a_j(t)$ ,  $C(t) = \sum_i c_i(t) l_i(t) + \sum_j c_j(t)$ ,  $L_k(t) = \sum_i l_{i,k}(t)$ ,  $L_c(t) = \sum_i l_{i,c}(t)$ ,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社会总收入恒等式,即为

$$Asset(t) + C(t) = w_k(t) L_k(t) + W_c(t) L_c(t) + R(t) \cdot Asset(t) \quad (17)$$

依据前文假设,经济体中所有家庭的财富总和应为经济体中总资本存量总价格,即  $Asset(t) = p_t K(t)$ 。考虑消费品价格  $p_t$  变化对投资报酬的影响,经济体中资本家家庭单位资产的投资报酬率



$R(t)$  应等于单位资本收益率  $r(t)$  与其自身价格变动带来的损益率  $\dot{p}_t/p_t$  二者之和。即有  $R(t) = r(t) + \dot{p}_t/p_t$  成立。而且,经济体中新增财富增加值,应等于新增资本货币价格总额,即有  $\dot{Asset}(t) = p_t \dot{K}(t) + \dot{p}_t K(t)$ ; 社会对消费品的总消费量应与总供给量实现平衡,即  $C(t) = Y(t)$  成立。综上,结合式(14)我们可以将式(17)表示为:

$$p_t \dot{K}(t) + \dot{p}_t K(t) + Y(t) = p_t B(t) L_k(t) + w(t) L_c(t) + R(t) p_t K(t) \quad (18)$$

基于公式(13)和(18),可以推导出经济体社会资本品存量的动态方程:

$$\dot{K}(t) = B(t) L_k(t) - \delta K(t) \quad (19)$$

公式(19)反映了经济体社会资本品的积累过程,即  $t$  时期经济体新增的社会资本品存量  $\dot{K}(t)$ , 等于资本品部门  $t$  期时生产的资本品总量  $B(t) L_k(t)$  减去在消费资料部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品数量  $\delta K(t)$ 。

#### (四) 经济主体的消费动态变化

下面我们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出发,借鉴动态均衡一般方法来描述经济体中的消费的动态变化,以此反映经济体系运行的特征和变化。

工人家庭消费动态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得到了工人家庭人均消费的动态方程,即  $\dot{c}_i(t)/c_i(t) = i(t) - \rho$ 。此式表明代表性工人家庭  $i$  的人均消费增长率  $\dot{c}_i(t)/c_i(t)$  主要取决于资产的储蓄利率大小和时间偏好率。由于工人拥有的财富数量极其有限,工人无法依靠其自有资本存量单独进行消费品生产,因而必须依附于资本家,且其基本丧失了自有资产积累的决策权,进而只能拱手将其有限的资产借给资本家以获取部分利息。在本文模型中,虽然假设工人可通过储蓄获得利息收入,但其并不具有资本的属性,因此它必定不会大于资本家资产的投资报酬率,即  $i(t) \leq R(t)$ 。

资本家家庭消费动态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同样得到了代表性资本家家庭  $j$  的人均消费动态方程为  $\dot{c}_j(t)/c_j(t) = R(t) - \rho + \beta c_j(t)/a_j(t)$ , 其中  $R(t) = r(t) + \dot{p}_t/p_t$ 。在本文模型中,假定资本家不参与劳动,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收入,其收入即为剩余价值。对比资本家家庭与工人家庭的消费动态方程,容易发现,资本家家庭的消费增长率明显高于工人家庭的消费增长率。这说明了资本家可以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纵使不参与劳动,也可以依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获得比工人更高的消费增长率。

经济主体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在本文模型的设定下,经济体中的消费总量应为工人家庭和资本家家庭消费量之和,又由于二者的消费增长率不同,工人家庭的消费增长率明显要低于资本家家庭的消费增长率。这样经济体一旦规定了稳定增长路径,长期经济增长必然影响到消费分配的相对份额。因此,我们可以从收入分配入手,来研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主体的消费增长率的关系。由  $C(t) = Y(t)$  式可知社会最终产品生产增长率,由式(3)(6)并结合  $R(t) = r(t) + \dot{p}_t/p_t$ , 容易证明,在  $\dot{p} = 0$  且  $c_j(t)/a_j(t) \rightarrow 0$ , 即在资本品价格保持不变和资本家家庭消费与其财富可以忽略不计时,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与两类经济主体的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即

$$i(t) - \rho < g_t = \frac{\dot{Y}_t}{Y_t} < r(t) - \rho \quad (20)$$

式(20)说明,  $r(t) > g_t$ , 即资本的报酬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在本文模型中是成立的,它在本模型中是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导致的结果。

## 四、进一步讨论

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著作中基于丰富的历史数据揭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自身是无法

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皮凯蒂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资本报酬率总是倾向于大于经济增长率,即  $r > g$ , 这才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皮凯蒂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解释,他只是基于历史经验数据,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事实。然而,皮凯蒂(2014)指出的经验事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是一个内生的和必然的结果(Harvey, 2014)。在本文的模型假设中,经济主体角色中的资本家家庭和工人家庭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一类是几乎拥有全部社会资本的完全“食利者”,另一类则是虽拥有少量资产,但其拥有的财富数量极其有限,主要依赖于工资收入的完全劳动者。通过这些假设,我们考察了两类微观经济主体最优行为选择,并且推导出资本报酬率  $r$  大于经济增长率  $g$  的结论[见公式(28)]。基础模型的动态分析蕴含了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内涵。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了全部的剩余价值与利润,工人除获得少量储蓄利息收入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取得的工资来维持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活水平。由于资本家和工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二者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是不平衡的。资本家正是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无偿占有了由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不断实现资本价值增殖与积累。而对雇佣工人来说,虽然实际工资水平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提升,但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和受资本家的剥削的命运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此,资本份额的提升与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完全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分配规则。

接下来考察经济体的一般化情形。假设经济体中存在大量异质性的微观经济个体,这些经济主体既有完全依靠投资收取租金过活的食利阶层,又有大量主要仰赖劳动工资报酬维系生活的劳动者。以上假设是比较符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正如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所揭示的那样,“食利者是指靠收取租金过活的人,如今由资产产生的租金通常就是指资本回报,……,其本质是无须通过劳动而是通过对某资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而社会中大多数为获得工资报酬的劳动者,他们仅能利用手中的少量储蓄获得微薄的利息收入。本文模型假设经济个体(家庭)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其拥有资本财富禀赋的不同,并且资本财富禀赋的初始差异将决定经济主体在经济社会中不同的经济地位。对于任意两个家庭  $i$  与  $j$ , 假定家庭  $i$  拥有的初始资本财富大于家庭  $j$ , 即  $a_{i,0} > a_{j,0}$ , 那么在未来的任何时期,家庭  $i$  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均要高于家庭  $j$ , 并且二者在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差异也将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初始资本财富禀赋高的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将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并且这种优势地位不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由此,初始形成的资本财富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和特别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

## 五、研究结论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的状态。资本家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工人则囿于丧失了生产资料,没有了发挥自己劳动力的物质条件,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并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分配将偏离于劳动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的收入分配模式(乔晓楠和何自立, 2017)。

本文模型假设的出发点是资本家家庭占有的资本品数量要远大于工人家庭所拥有的数量,并且二者的经济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在该模型中,我们将工人家庭获得的储蓄利息率和资本家家庭获得的资产报酬率两个变量作了本质区别,其出发点正是为了反映二者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由此所引致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几乎占有了一切物质生产资料,而劳动工人则完丧失了生产资料。正是由于双方的这种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因此只有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资本品才具有“资本”性质;而工人家庭的储蓄只能是其合理支配自己的“收入”与保证其正常生

活的一种形式,它绝不可能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资本”。因此,工人的储蓄和资本家的“资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二者的经济性质和本质特征也是根本对立的。本文理论模型正是基于经济主体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差异、劳动者的“储蓄”和资本家占有的“资本”的本质区别,对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开展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文通过生产资料占有量差异性来区分经济体中的两类生产当事人,即资本家家庭垄断了社会中的全部生产资料,而工人家庭则不拥有任何资本,虽拥有少量储蓄,但无法依靠其进行生产从而无法转化为资本,所以须依附于资本家,从而失去了对自身资本品“积累”的机会。本文模型表明,由于“资本”强势地位和对劳动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资本家家庭即使不提供劳动、仅凭手中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优势就可以无偿占有凝结工人劳动的部分产出。在稳态均衡情形下,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家庭经济主体将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少提供劳动甚至是不提供劳动,也可以获得比工人家庭更高的消费和财富,并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差距也将不断扩大。最后,本文试图从经济主体生产资料占有量差异及引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即“皮凯蒂经验”)的理论解释。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试图承袭传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借鉴日本学者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入手,结合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以数学的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分配和消费的一些观点。从模型构建看,本文模型摒弃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要素分配理论,而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剥削和生产关系的层面揭示不同经济主体对资本的占有差异是如何造成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的。本文模型的设定虽沿用了马克思主义最优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然而在模型的设置上则与其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代表性的山下(2005)模型,是通过资本家将资本品借贷给工人的借贷关系来反映资本家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本文模型的设定则与此相反,假设工人为获得利息收入将储蓄提供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不仅将自有资本、同时也将工人的储蓄也转化为“资本”,并进行扩大再生产,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工人从“自己”的储蓄中基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仅仅是其跨时分配消费的一种方式,而更多的则是增强了资本家剥夺自己剩余劳动的力量和物质条件。本文模型的设定与乔晓楠等(2019)的研究也存在差异。本文虽然采用了工人储蓄借贷给资本家的类似假设,但本文假定资本家资本投资收益率大小直接取决于单位资本报酬率和企业利润率的高低,因此更能直接反映资本家收益完全来自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另外,本文模型在求解经济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劳动价值理论,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推导了不平等的成因。毫无疑问,本文采用的模型还不够完善。未来可进一步结合生产资料占有的动态变化来分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模型中引入知识、管理等复杂劳动,拓宽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考虑政府的作用以及税收政策的影响,进而使数理模型更加符合当前社会现实的变化。

#### 参考文献:

- [1] 冯金华,201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2-144页。
- [2] 李海明、祝志勇,2012:《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最优模型——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解说》,《经济科学》第6期。
- [3] 李铁映,2003:《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经济研究》第2期。
- [4]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0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6-247页。
- [6] 孟捷,2007:《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7] 乔晓楠、何自力,2017:《唯物史观、动态优化与经济增长——兼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研究》第8期。
- [8] 乔晓楠、王璟雯,2019:《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的经济波动:一个马克思主义RBC模型》,《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 [9] 孙世强、大西广,2014:《日本马克思学界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的新阐释及启示——基于最优经济增长模型

- 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 [10] 托马斯·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360-386页。
- [11] 王艺明,2017:《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研究》第11期。
- [12] 吴易风,2007:《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经济研究》第9期。
- [13] 晏智杰,1982:《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效用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4] 周建峰、岑子悦,202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动态分析与微观解释——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
- [15] 朱殊洋,2009:《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探讨——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的考察》,《经济学(季刊)》第2期。
- [16] 大西広、山下裕步,2002,“マルクス経済学の再構成:史的唯物論,労働価値説,剰余価値説,”京都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 Working Paper.
- [17] 大西広,2005,“市場と資本主義の関係についての史的唯物論的理解について(現代と市場-経済学は市場をどう見るか,第52回大会共通論題),”『季刊経済理論』,42(1),4-11.
- [18] 山下裕步、大西広,2002,“マルクス理論の最適成長論的解釈--最適迂回生産システムとしての資本主義の数学モデル,”『政経研究』,(78),25-33.
- [19] 山下裕步,2005,“新古典派マルクスモデルにおけるRoemer的搾取の検討,”『季刊経済理論』,42(3),76-84.
- [20] Harvey D., 2014, “Afterthoughts on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allenge*, 57(5), 81-86.

##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of 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ZHU Yanliang<sup>1</sup>, ZHANG Hui<sup>2</sup>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525000

2.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of Marxist decentralized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labor value theory. Characterized by roundabout production, this model contains such two heterogeneous agents as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and distinguishe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sector and the consumption sector. Drawing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such a model places representative micro-entities under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for study. Also, the model deduces the dynamic equ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goods in an economy, in addition to attempting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which underlie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behind the production system. The model herein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imbalance of rights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result in the existence of 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s. This is the root of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ncom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Key Words:** Marxism; roundabout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ism

[责任编辑:徐春华][英文校对:许梦涵]